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崇明方言研究

CHONGMING FANGYAN YANJIU

张惠英◎著

ISBN 978-7-5004-8346-5



9 787500 483465 >

定价：56.00元

崇明方言研究

CHONGMING FANGYAN YANJIU

张惠英◎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崇明方言研究/张惠英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11
ISBN 978-7-5004-8346-5

I. ①崇… II. ①张… III. ①吴语—方言研究—崇明县 IV. ①H1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99878 号

责任编辑 张 林
特约编辑 张 彤
责任校对 刘勇勤
封面设计 格子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君升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2.25 插 页 2

字 数 556 千字

定 价 5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纪念丁声树先生一百周年诞辰

前 言

我关于崇明方言的研究，有几个阶段。最初是1963—1964年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时许宝华先生指导我写的崇明方言毕业论文；后来1979年在李荣先生指导下写的《崇明方言的连读变调》、《崇明方言三字组的连读变调》；后来1993年初版、1998年增订版的《崇明方言词典》。几个阶段都有一定的改进，但整个声韵调系统并未改变。所指的崇明方言，都是当时行政区划崇明县即崇明岛之内的方言。

自2005年5月18日起，原属上海市宝山区的长兴、横沙两个岛划入崇明县。崇明县从此由崇明、长兴、横沙等三岛组成。今崇明县陆地总面积是1411平方公里，2005年底统计的人口70.1万人（包括2000、2001、2004年分三批移入的三峡移民1514人，崇明县档案馆提供）。

这次所作《崇明方言研究》，我的视角就从原来只看岛内换成也看岛外，不只看划到崇明县的长兴、横沙两岛，还看不属于崇明但口音基本一致的属江苏省的海门、启东、常阴沙三处方言。这是同一种方言，可以统称为崇明话，只是在不同地域略有不同的口音而已。从历史渊源看，启东、海门本来就是很多崇明人围沙开垦的结果。

从20世纪60年代中至今，历经差不多半个世纪，期间受普通话和上海话的影响，从声韵调系统看，韵母 ər （“二而儿耳”等字）也在人们口中出现了。而且，随着本人对母语接触的有所深入，一些以前没有注意到的有意义的音节也需要加以补充。所以，《崇明方言研究》，就从声韵调系统看，有了增加和补充。至于词语考释、语法现象，则过去的《崇明方言词典》也多未涉及。

《附录》部分收录正式发表的12篇论文，其中11篇是关于崇明话、吴语方言的研究（我的吴语研究也多以崇明方言为出发点）。是我1979年发表第一篇论文起整整30年来关于崇明话、吴语研究的初步总结。其中有关于吴语的单独研究，也有和其他方言以及少数民族语言的比较研究，还有古代吴语地区地名的探讨。所以，这本《崇明方言研究》实际上是崇明方言和吴语研究的合集。《附录》还有一篇《回忆丁先生的教导》，回忆丁声树先生关于方言、音韵、训诂、词典编撰等方面的有关教导。

在写作过程中，崇明老乡顾晓东先生用浓重崇明乡音写的散文集《太阳香》、还有他在《崇明报》上讨论崇明方言词语的《崇明方言笔记》，还有老乡沈飞龙用大量崇明方言写作的长篇小说《书远堂六年记》的电子版手稿，都给了我大量的语料信息和启发。老乡徐兵、郭焰两位先生点校整理的明正德《崇明县重修志》、明万历《新修崇明县志》电子本提供了我重要的历史资料。近年出版的关于海门话、启东话的论著，如袁劲先生《海门方言志》、王洪钟先生《海门方言语法专题研究》（博士论文电子本，即将正式出版）等，也使我得到不少参照。

最后，《崇明方言研究》的出版，得到张林先生的热情帮助，谨在此深表感谢。

今年，适逢丁声树先生诞生一百周年。本人数十年略知语言研究之粗浅门径者，无一非由先生之陶冶。受益之深，纸墨难尽。感激之切，毕生不忘。今愿以此书献上，虽难报教诲之恩，祈亦申纪念之心。

张惠英

2009年5月12日于北京城东康城花园

目 录

1 崇明话概述.....	1
1.1 崇明县概况.....	1
1.2 崇明话的分布.....	1
1.3 崇明话的区域差异.....	3
2 语音.....	7
2.1 声韵调和崇明岛内语音差别.....	7
2.2 单字音表.....	9
2.3 同音字表.....	21
2.4 连读变调.....	61
2.5 连读音变.....	63
2.6 结构音变.....	64
2.7 合音.....	66
2.8 省音.....	69
2.9 崇明话和上海话的声韵调比较.....	69
3 词汇.....	71
3.1 词汇表.....	71
3.2 地名用字: 沙、状、洪、激、泔、漾.....	145
3.3 词语考.....	146
(1) 脛、疵 (2) 毕、侄、陞 (3) 鬼 (鸪、鸪) (4) 骑 (5) 铺、潜, 角 (6) 墮	
(7) 殂 (8) 庠 (9) 和 (10) 污 (11) 胡咙 (12) 斋 (13) 爪 (14) 筛, 筛陀	
(15) 枷 (16) 枋 (17) 借、欠 (18) 踏、造 (19) 野 (20) 孺、歪 (21) 臍	
(22) 戴 (23) 跔跔 (24) 揽、揽、缆丝 (25) 撵 (26) 倾, 耕 (27) 狂	
(28) 轰轰烈烈 (29) 宛, 鬱 (郁) (30) 孩、咳 (31) 撬、跷、翘、趟 (32) 杠、降	
4 语法.....	162
4.1 词头词尾.....	162
(1) “子”尾的多能性 (2) “个”尾的多能性 (3) 头、头头 (4) 老	
(5) 生 (6) 得 (7) 法则 / 法子 / 头势, (8) 好	
4.2 动词词尾“起子、啦子、啦起子”.....	165
4.3 动词重叠式.....	166

- (1) “V 勒 V” (2) “V — V” (3) “V 勒 (一) V” / “V 子 (一) V”
 (4) “— V — V”、“个 V 个 V” (5) “V 杀 V 死”
- 4.4 形容词词尾..... 169
 (1) 来、得来 (2) 来死 (来兮、来些) (3) 死死 (兮兮)
 (4) 杀 (5) 啦吵、啦啦、哈哈、吼吼、汤汤、松松
 (6) 龙松 (7) 笃笃
- 4.5 形容词重叠式..... 172
 (1) A 透 A 透 / A 透 A 极 (2) A 头 A 脑 (3) ACC
 (4) ABCC (5) ABBCDD (6) AAB (7) AABB
- 4.6 副词“蛮、邪气、穷、交关”，AA 叫..... 178
- 4.7 介词“脱”的多能性..... 179
- 4.8 人称代词..... 180
 (1) 第三人称“其、夷”用法的区别、“夷”的回指和语源
 (2) 一、二人称旧读“尚、甚”和复数词尾“里、特/勒”的讨论
- 4.9 指示词..... 182
 (1) 指示词有的不分远近，有的分远近
 (2) 指示词的分类
 (3) 指示词和量词，指示词“个”和领属助词，指示词“个”和词头词尾
 (4) 几、多可用作复数定指
 (5) 指点词“啫” tso⁵⁵、“诺” ?no⁵⁵
 (6) 顿宕词“觉个” tɕyoʔ⁵ goʔ²⁻⁵
 (7) 表指示的词尾“你子 (你子点、你点、你其)”
- 4.10 疑问词..... 188
 (1) 何、哈、做哇 (2) 啦、𪛗、𪛗话 (3) 几、几场浪、多话、多多话
 (4) 阿、阿好、阿宁、伐、阿伐 (5) “曼”和“伐”的比较
- 4.11 否定词..... 191
 (1) 弗、弗弗少、勿、勿过 (2) 无、无得、无处、有无要紧
 (3) 旤、旤宁，弗宁、分宁、分 (4) 拗、拗要，弗好
 (5) 未、未宁、未防、未湊勿便
- 4.12 动态助词..... 195
 (1) 子 (2) 个、个特、特 (3) 过、歇、过歇、歇过 (4) 勒、勒勒
- 4.13 补语“足、足输赢”、“要勿要”..... 200
- 4.14 词序..... 200
 (1) 副词“快”后置
 (2) “VO₁O₂”和“VO₂O₁”两种词序并存
 (3) 在“动补宾”结构中，补语和宾语位置前后有两可的情形
 (4) 誓词句“V 你不着”的词序
 (5) “做勿大动”和“做大勿动”
 (6) 哪里去、屋里去

附录： 1	崇明方言的连读变调	204
2	崇明方言三字组的连读变调	223
3	吴语割记	251
4	吴语割记（之二）	258
5	吴语割记（之三）	267
6	吴语割记（之四）	273
7	“何”与“何物”	291
8	从吴语“一”可作指示词说起	297
9	从姑苏、无锡说起	304
10	从吴语官表示孩子说起	309
11	粤语吴语虚词比较	315
12	回忆丁先生的教导	336
参考书目		342

1 崇明话概述

1.1 崇明县概况

崇明县由崇明、长兴、横沙等三岛组成。自 2005 年 5 月 18 日起，原属上海市宝山区的长兴、横沙两个岛划入崇明县，今崇明县陆地总面积是 1411 平方公里（崇明县档案馆提供）。

崇明县在民国时期，先后隶属江苏南通、松江。新中国成立后隶属江苏南通专区。1958 年 12 月 1 日起改隶上海市。

崇明岛是我国第三大岛，位于长江入海口。据周之珂主编 1989 年出版的《崇明县志》，崇明岛地处东经 121°09'30"~121°54'00"，北纬 31°27'00"~31°51'15"，南北西三面临江，东濒东海。南以长江主航道为界，与上海浦东新区、宝山区及江苏省太仓市隔水相望，北以江苏省海门市、启东市 1983 年的陆地线为界。全岛 1267 平方公里（据崇明县档案馆编 2006 版《崇明年鉴》19 页）。

据 2005 年底统计，崇明县户籍人口 70.1 万人（包括 2000、2001、2004 年分三批移入的三峡移民 1514 人）。

1.2 崇明话的分布

崇明话不只是崇明岛的方言，2005 年划入崇明县的长兴岛、横沙岛也说崇明话；长江北岸的海门市启东市的部分地区也说崇明话；还有长江南岸今属张家港市的沙州县部分地区，被称作常阴沙话（曹剑芬、周维勋《沙州县的方言》），实际上也是崇明话。

海门、启东境内的崇明话，也分别被叫作海门话、启东话，或统称海启话。王均在《南通地区方言研究》的序言中说到：“17 世纪末 18 世纪初，长江北岸开始涨积，迁来垦殖的崇明人不少，于是江北地区有了崇明话，最后发展为今天的海启话，所以海门话跟崇明话倒是差别极小。”王均序言中还进一步提到，海启话“主要通行于启东市、海门市、通州市南部和南通市技术经济开发区以及南通市崇川区新港镇及姚港乡、任港乡部分沿江地区，通州市东北部和如东县兵房地区以及海安县东部的部分村”。《南通地区方言研究》3 页又说到，海启话分布于“海门中南部地区；启东市除秦潭、吕四以西一线之外的大部分地区；通州市南部小海、张芝山、川港、竹行、南通农场等地区；通州市东部临海的三余、海晏、环本一带；如东县东南部临海的掘东、兵房、丁店一带地区”。

崇明话和启东话、海门话本是同一种吴语方言，是都为“沙浪人^{沙上人}、沙地人”这种历史地理关系决定的。最让人感到惊奇的是，今崇明岛境内的西北边沿，有一片沙洲，崇明人称作“永隆沙”，明明在崇明岛境内但不是崇明县领土，东一半属启东，叫作“启隆乡”，西一

半属海门，叫作“海永乡”，把“永隆”两字也分开各一半。清初海门复涨，是崇明人陈朝玉（生于康熙年间，卒于乾隆年间）率众过江开垦，至今被海门人尊为“海门先啬”。这既有《海门厅图志》的史载，还有当时为内阁中书的龚自珍所写的《海门先啬陈君祠堂碑文》（《龚自珍全集》158页）可作证。可见崇、启、海三地同是沙洲，本为一体，天地运转，人文运作，于是成今天这样。启东、海门人对崇、启、海来自一个沙、原是一种话这点，都是认同的。王洪钟博士论文《海门方言语法专题研究》4页就把崇明话看作海门话的“母方言”。

常阴沙话主要分布在沙州县的东部和北部，即盘兰沙、东兴沙、带子沙、常阴沙（今锦丰、三兴、乐余、兆丰、南丰、合兴、东莱、农场及后塍滩上一带），约15万人左右。说这种话的人多数来自海门、启东、崇明的移民。说常阴沙话的人也都承认海启话、常阴沙话和崇明话大同小异，也都承认海启话、常阴沙话来自崇明话。

王洪钟博士论文《海门方言语法专题研究》中提到：“海门方言，也称海门话、启海话或沙地话，是境内主要方言，通行于市内滨江的中南部地区，包括海门镇、开发区、海永乡以及三和、天补、三星、德胜、三厂、常乐、麒麟、悦来、三阳、临江等15个乡镇（区），使用人口约70万，占全市总人口的七成；海门话还通行于启东市除吕四、秦潭等之外的大部分地区，通州市南部的张芝山、川港、南兴、姜灶以及东部的三余、海晏、环本等地区，南通市东南部的新开、竹行、小海引者按：竹行、小海在通州市境内〔经查，2001年经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将通州市的观音山镇、小海镇、竹行镇、通州市良种场划归南通市崇川区管辖；将通州市行政区域范围内的南通农场（隶属省农垦集团公司）、东方红农场（隶属省军区）划入南通市崇川区行政区域〕等地区，如东县东南部的掘东、兵房、丁店一带地区，此外，盐城大丰等地的沿海一带也有不少20世纪初响应清末状元、实业家张謇的号召迁去垦荒植棉的海门移民。海门方言实为18世纪初长江口北岸复涨后陆续迁来的崇明等地移民的方言，因而与崇明话差异很小，受上海话的影响较大。”

笔者跟随这些线索进一步追踪，我们发现，从江北的射阳、大丰、东台、海安、如东这条黄海海滨一带，到江南的奉贤、南汇、川沙，还有长江北岸边沿的靖江市，都有崇明话的分布：

①《射阳县志》87页记载：清末到民国年间，“民族资本家张謇、张謇、张静轩、杨维城等人提倡废灶兴垦，招股集资，在县境内先后成立了29家垦殖公司。10余万海门、启东、崇明等地棉农迁入县境定居”。944页又记载：“由于移民，另有属于吴语的启海（启东、海门）方言，散见于境内的一些乡镇，如大兴、临海、陈洋、耦耕、合兴、海通、千秋、合镇等。他们实行双方言制，与同乡人交际时讲启海话，与射阳土著交际时讲当地话。”

②《大丰市志》（2006年续编）1166页就明确指出，“境内大丰方言是人们日常生活交际时使用的主要方言，海门话也有一定的位置。”因此市志的方言卷就增加了海门方言的音系同音字表。

③《东台市志》150页记载：“民国6年至民国8年（1917—1919），沿海兴办盐垦公司，南通、海门、启东有9756户棉农，53053人迁来东台沿海，从事垦荒植棉。”又937页记载：“民国初年从海门、启东入境兴垦的移民操吴语（当地叫海门话），本篇不涉及。”

④《海安县志》867页记载，“李堡、角斜、旧场等滨海乡镇的部分村有启东、海门移民操吴语。”

⑤《如东县志》407页记载，“民国初年，大批垦民自崇明、启东、海门等地迁至本县沿海地区，为吴方言。”

⑥ 还有,在长江北岸,靖江市也有多处讲崇明话。《靖江县志》789 页记载靖江县的方言除了江淮方言(沙上话、如皋话、泰兴话等),吴语老岸话,还有崇明话(估计“不到 3000 人”),790 页“靖江方言地图”上既标有崇明话区域,又标有崇明话、沙上话杂处的区域(见附图)。估计的人数“不到 3000 人”,不知是否属实。光绪本《崇明县志》“马驮沙”注:“靖江县旧称马驮沙,它的县治东南有崇明镇。全镇数十户,风俗语言,很多和崇明相像。”(引自民国刊本《崇明县志》卷二)

⑦ 《奉贤县志》1031 页钱乃荣所写的方言部分就点到:“本县南部有些移民聚居的地方,至今还讲该移民原地区的方言,如……平安、奉城、塘外等沿海村的崇明、启东、海门方言。不过,尤其在词汇方面,已经接受本地话的影响。”

⑧ 《南汇县志》112 页记载:“清末至民国期间,江浙腹地战乱连绵,民不聊生,大批的启东、海门、崇明等地农民来本县东部定居,垦殖海滩。这些移民后来被称作‘大沙人’,在本县老港、新港、东海、泥城、书院、果园等乡,‘大沙人’占有很高的比例。”768 页讲到崇明、启东、海门移民时,还点到滨海、彭镇两个乡,一共就有八个乡是崇明、启东、海门移民的聚居地。

⑨ 《川沙县志》122 页记载:“明初,老护塘外涨土日增,启东、海门、崇明等地的垦荒者,陆续来此定居。”又 896 页记载:“夹塘地带和沿海地区还保留着启东、海门移民母语的痕迹:衣[i] ≠ 烟[ie],米[i] ≠ 面[ie],西[si] ≠ 宣[sie]……”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从北到南一条线,就是北边从黄海海滨的射阳、大丰、东台、海安、如东、通州沿海,到南边的川沙、南汇、奉贤的滩涂垦区,都有崇、启、海人围垦聚居处,也就是说都有崇明话。还有从东到西沿长江而上,东起崇明岛,西至常熟、南通、沙洲、靖江、扬中,那些沙洲小岛围垦地区,都有崇、海、启人的足迹和口音。奉贤区原教育局局长蒋辉囊先生告诉笔者,奉贤南部海滨地区就是一个“崇明带”,到了南汇泥城镇,几个海门移民说他们住的地区就叫“崇明埭”。看来,黄海到东海沿海一带,从方言分布看,也可叫作“崇明话带”,长江下游入海口沿江一带,也可叫作“崇明话埭”。

这样,崇明话的分布范围可以归纳为:一是本岛地区,二是海门、启东、南通地区,三是沙州县常阴沙、靖江市地区,四是南汇、奉贤、川沙地区。

1.3 崇明话的区域差异

崇明话的区域差异主要在语音、词汇方面,语法上几乎看不到。

从语音上看,崇明本岛和海门、启东、南通、常阴沙的区别,最明显的是 $\tilde{a}$ 、 $\tilde{a}$ 两韵的分合,以及 $\text{æ}?$ 、 $\text{a}?$ 两韵的分合;还有就是自成音节的鼻音韵母 η 字的多少。

崇明本岛分 $\tilde{a}$ (浜朋打冷张场更夯硬樱)、 $\tilde{a}$ (帮旁党郎江康杭抗) 两韵。

常阴沙地区就合二为一,只有 $\text{a}\eta$ 韵。《沙洲县志》854 页韵母表记载:

$\text{a}\eta$ 党场

$\text{ia}\eta$ 央江

至于海门话,有一些复杂的情形值得考虑。袁劲《海门方言志》分 $\text{a}\eta$ 、 $\text{a}\eta$ 两韵,可能是代表一部分老一辈人的口音;其实,当时也有 $\text{a}\eta$ 、 $\text{a}\eta$ 不分的情况,据笔者初中时和启东、海门同学交往的记忆,那边的同学就有“讲话”音同“梗话”的口音,当时就认这个为北沙(就

是启东、海门) 同学的特征, 但以前的资料没有反映。直到《南通地区方言研究》, 关于海门话的记录, 就不一致。如:

《南通地区方言研究》305—306 页不分 $a\eta$ 、 $a\eta$:

帮忙方党汤浪葬仓桑 昌厂赏 夯—— $a\eta$ 韵

让娘良两枪墙匠祥像—— $ia\eta$ 韵

而《南通地区方言研究》同音字表 167—168 页 $a\eta$ 韵和 $a\eta$ 韵又和崇明话 $\tilde{a}$ 、 $\tilde{a}$ 韵分别一致:

帮忙方党汤浪葬仓桑—— $a\eta$ 韵 (168 页)

昌厂赏 夯—— $a\eta$ 韵 (167 页)

让娘良两枪墙匠祥像—— $ia\eta$ 韵 (167 页)

同一本书中出现如此不同的归纳, 显然是由于有不同的发音人, 还有就是不同的记音人, 还有可能是校对上的某些疏忽。

现在, 根据王洪钟 2008 年《海门方言语法专题研究》(博士论文, 还未公开发表) 3 页交代的声韵调系统, 可以完全明确, $a\eta$ 韵和 $a\eta$ 韵的区别, 在 60 岁以下人的口中已经不复存在, 而且, 据脚注, 入声韵 $a?$ 韵 $a?$ 韵的区别也已不复存在, 王文作了说明, 但处理上未作改动。请看王文的处理和说明:

$a\eta$ 唱庄打冷 $ia\eta$ 腔娘亮旺 $ua\eta$ 横广框旺

$a?$ 杀夹瞎鸭 $ua?$ 刮豁滑挖

$a?$ 白尺吓压 $ia?$ 脚鹊削约 $ua?$ 划

① 本文所调查的 60 岁左右的海门人已不再区分阳声韵中的 a 与 α , 鼻化音色彩也较弱; 三四十岁的海门人已不再区分阳声韵、入声韵中的 a 与 α , 阴声韵中的 α 也逐渐向 a 靠拢。本文记音以中老年人为准, 故将 a 、 α 的阳声韵归并为 $a\eta$ 、 $ia\eta$ 、 $ua\eta$, 入声韵、阴声韵暂不归并。

海门话 $a?$ 韵 $a?$ 韵的混同, 在邹仁岳《东洲记忆》中已有反映, 如 95 页所载: “有首山歌唱道: ‘海门地界多集镇, 好比天上星星密层层, 上三和数到下三和, 上下百沙数勿清’。”其中“上下百沙”, 崇明话就说“上下八沙”, 崇明话“八 $\alpha?$ 、百 $a?$ ”有别, 海门话“八、百”混同。

自成音节的鼻音韵母 η (双唇作圆唇发 u 状)、 n 字的多少, 是另一重要语音特征。请看崇明话:

$?\eta$ 55 阴平: 我¹ 文读 悟¹ ~心 (舒畅)

33 阴去: 悟¹ ~爽 (舒坦)

$\eta\eta$ 24 阳平: 俄鹅娥峨峨梧

242 阳上: 我² 白读 吾唔 应答应

313 阳去: 饿悟³ ~性 唔卧

海门话据笔者调查只有“我”读阳上调 $\eta\eta$, 书面音则是阴平调 $?\eta u$, 其他都是读 u 韵的 $\eta\eta u$ 。《南通地区方言研究》海门话同音字表 (袁劲所作) 157 页有 ηu 韵, 载有崇明话上述 η 韵字, 还多一个“讹”, 170 页有 η 韵, 载“鹅俄娥峨我饿”六个字, 都是白读音。可能代表像袁劲他那个年纪的少数老年人。常阴沙话没有自成音节的 η , 这些字全读 ηu 。王洪钟博士论文《海门方言语法专题研究》3 页鼻音自成音节只举“我”字, 脚注说到“也有人发成 ηu ”。

和自成音节的 η 相关, 自成音节的 n 也可看作崇明话各区域的一个区别特征。崇明话有一个阴平调的 $?\eta^{55}$, 表示未曾的意思。海门、启东、常阴沙就没有这个音。笔者到启东、海

门调查,他们就笑着学崇明人的 ʔn^{55} 未曾和 $\text{ʔn}^{55} \text{ʔnin}^{55}$ 未曾,启东、海门、常阴沙只说“分“弗曾”的合音、分宁“弗曾”的合音的又一种读法”。

还有疑问词“何”的读音也有意思。

疑问词“何”,单用或作为首字,崇明读同“鞋”的阳上调,作为后字用作宾语,则读“哈”的阴去调。常阴沙话则读同“鞋”,是阳平调。《沙洲县志》855页:

啥葛: $\text{ɛʔa} \cdot \text{gə}$ (什么)

啥物事: $\text{ɛʔa} \cdot \text{mə} \cdot \text{zɿ}$ (什么)

虽然写作“啥”,但从标音看,就是崇明的“何” hfa^{242} 。原来,常阴沙话“啥”的文读音是 sa^2 (阴去调),白读音就是 ɛʔa (音同鞋)。这个吴语方言疑问词“何”,多数地方读阳上调,而常阴沙话读阳平调,是很有特色的。海门话在《南通地区方言研究》海门话同音字表(袁劲所作)161页“何”读阳上调,而在428页词汇比较时,“何人、何什么、何物事、何事体”等词中,“何”就都读阴去调。看来海门话对这个疑问词“何”有不同的读法。从王洪钟博士论文《海门方言语法专题研究》12页“何”读阴去调看,“何”读阳上调显然已经不复存在。而且,“做何做什么;为什么”一词,崇明话“何”作宾语读阴去调,又由于连读音变而读同“做哇” $\text{tsu}^{33-424} \text{ua}^{33}$ (33是阴去调),而海门话“做何”的“何”读阳平调,或者合音为阳平调的 tsua / tsa ,这后字“何”读的是阳平调,和常阴沙话“何”读阳平调一致。

从词汇上看,第三人称的说法值得注意。

崇明和启东第三人称单数都用“夷” fi^{24} ,主语、宾语都是“夷”。而常阴沙话第三人称作主语时用“渠” gi^{24} ,作宾语时用“夷”。海门话第三人称作主语时可用“渠”可用“伊_{阳平}”,作宾语时用“夷(伊)”。“夷”作宾语时可指物这点,几处都相同。例如常阴沙话(已和曹剑芬先生核实):

渠是我老师 他是我老师。

我弗认得夷 我不认得他。

个碗饭吃脱夷 把这碗饭吃了。

和第三人称“其、夷”的说法相对应,指示方式方法的代词相当于“这样、那样、这么、那么”也是这样:

崇明:实其 $\text{zəʔ}^2 \text{gi}^{24-55} / \text{zəʔ}^2 \text{ki}^{55}$ (少数人说“实基” $\text{zəʔ}^2 \text{tɕi}^{55}$)

海门:实其 $\text{zəʔ}^2 \text{gi}^{24-55} / \text{zəʔ}^2 \text{dzi}^{24-55}$ 、实伊 $\text{zəʔ}^2 \text{i}^{24-55}$ (《海门县志》931页,连读变调为引者所加)

其他例子如“卧藤藤一种在地上蔓藤的鲜美野菜”、“身体”、“流星”等词:

	崇明	海门	常阴沙
卧藤藤	卧藤藤	卧卧藤	卧卧藤
身体	身体、身杠 少数	身刚 《海门县志》915页。王洪钟谓作“身庚”	
流星	拖恶星 拉稀那样的星	拉 阳平调 恶星 《海门县志》910页	

按,“拖、拉”同义,“拖恶星、拉_{阳平调}恶星”都是用拉稀来形容流星,但用的是义同而音不同的词。

从语法上看,海门话用“讪…哦”来问是否做完做了,以及概数词“多”的定指用法,原来以为是海门话所独有,笔者经进一步调查,原来崇明话也说。例如(引自王洪钟《海门方言语法专题研究》68页、100—101页):

衣裳𪗇汰哦_{衣服洗了吗？}

太阳𪗇落山哦_{太阳下山了吗？}

饭𪗇宁熟哦_{饭熟了吗？}

国庆节多天你特多个人到哪里去嘎_{国庆节那天你们这几个人到哪儿去的？}

多尺阔个路轿车也开得个特_{这么宽的路轿车都开得过了。}

按，例中“多尺阔个路”的“多”，崇明话既可以理解为形容词，也可以理解为定指。

夷个腰身比你粗多寸勒啫_{他的腰围比你大这么多呢！}

按，例中“粗多寸”的“多”，崇明话既可以理解为形容词，也可以理解为定指。

还有，崇明话“未宁”（“未曾”的合音）表示“刚…就”的意思，如“夷未宁到屋里，连牵拿长衫脱脱_{他刚到家，连忙把长衫脱了。}”原来以为只是崇明话的用法，经王洪钟先生告知，他的父母辈也有这种用法。

所以，可以说，崇明话几个区域之间确实是“大同小异”。